



伟大的春节

□蒋中平 王栋

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议，将中国春节列入人类遗产，我忽然读懂了，这个节日为何能穿越五千年。

哪管天南地北，哪顾地冻天寒，十几亿人自愿奔赴一场盛典，年年如此，岁岁不变，它的力量究竟源于哪端？

是亲情啊！是亲情织就的那条无形的线。大于宗教，大于政治，大于金钱，让每个游子千里万里也要把家还。

习俗里藏着生活的轨迹，岁月中长成共同的理念。以家为核心的这条血脉，构筑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情感。

哪怕走到天涯海角，一根线总在心头牵。万千根线交织在一起，便成了中华血脉的巨网，世代相传。

看吧！皇权更迭改不了团圆的执念，王侯易帜带不走守岁的温暖。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——这朴素的誓言，就是对宗族根源最深情的礼赞！

有人担心洋节会淡化我们的传统，那就请到春运的车站看一看！涌动的人潮，归心似箭，那是心之所向，——势不可挡，——震地撼天！

纵使把全世界的节日，都密密麻麻写在日历上面，也撼不动，也挡不住，我们对春节的那份魂绕梦牵！

它融化在文化的基因里，它有如此强大的整合力，多么令人惊叹！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，是民心，是民意，是民俗，汇聚成的壮丽画卷！

伟大的民族，必然诞生伟大的文化；伟大的文化，必将凝聚伟大的族群。这不需要谁刻意地颂赞，是亿万同胞用几千年的磨难，根植于血脉中，最深沉、最坚定的答案！

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魅力，这就是我们——伟大的春节！

春

□刘吉训

小河醒了
水流得没有一点声音
风儿一吹草儿绿了
草香和花香调和成
春天的气息
细雨会意地下着
无声无息
点点滴滴
入心入肺
如少女的感情一样细腻
偶尔的几声鸟鸣
打开了鸟巢的窗和门
刹那间
鸟儿们的歌声满山林
哦，我应该是那群
翩飞的小燕子
将无尽的情一一剪辑

起先映入你眼帘的，是那几块礁石。灰白的，驮着午后的太阳，一半浸在发绿的海水里，一半晒得发干。它们就那么蹲着，像一群打盹的老人，沉默了几百年似的。然后，你才看见那上面的海豹。它们在打盹。

这里是烟台东炮台下的海豹湾。海湾被人工的堤岸温柔地圈着，海水于是格外地驯顺，一下一下，懒懒地舔着礁石的根脚，像老式座钟的钟摆，把时间都晃慢了。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腥，是海藻、鱼肝和湿石头混在一起的味道，不讨厌，反倒让人觉得踏实。

来之前我查过，说是这里有三十多头海豹。可站在这儿，你是数不清的。那些灰扑扑的肉身子，跟礁石长到了一处，分不清哪是石头哪是肉。还有几头在水里游着，像散落的、会动的逗号。

人们都聚在湾边的护栏那里，探着身子，伸长脖子，不说话，好像一开口，眼前这光景就会碎了似的。我也挤在人堆里，下巴搁在冰凉的铁栏上，看。

看得久了，便觉得那些灰扑扑的肉身子，不光是打盹，它们是在举行着什么仪式呢。节日。我想，应该是它们的节日。它们的节日，是不动。

有几头海豹把浑圆的身子搁在礁石的最高处，像一尊尊被海风磨圆了的石像。它们的脑袋深深地埋下去，下巴抵着胸脯，整个身子缩成一个完美的、没有棱角的椭圆。阳光照在它们湿漉漉的皮上，反着哑哑的、缎子似的光。风来的时候，它们背上那些细密的绒毛就齐齐地倒下去，又慢慢地立起来，像一片月光下的金色草甸。你屏住呼吸，等着它们动，可它们偏不动。它们就这样，把自己活成

又一场雪不期而至。当凛冽的朔风鼓着腮帮吹着口哨在空旷的原野上呼啸而过，当洁白美丽的雪花从苍茫高远的天穹轻盈地飘落下来，当梅花在晶莹剔透的积雪下闪烁着娇艳欲滴的光芒时，当美人茶在飘舞的雪花中扬起她俏丽的面庞时，我在冷艳的雪花、倔强的梅花和娇妍的美人茶里窥见了春天的裙裾。

雪花初落地面，便悄然化作雨水，只有树枝上的雪渐渐积存了下来。待雪越下越大，终于给大地万物披上一件厚厚的雪绒袈裟时，一个银装素裹、玉树琼花的奇异世界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冷固然是冷了点，但熬过这段最冷的日子，便可“河上看柳”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当下的每一朵雪花里都藏着一个春天的信使。

雪花还在静静地飘落，我伸出冻得冰凉的手接住雪花，看这六出冰花在我的掌心慢慢融化，突然想起那年腊月，大雪过后，在老家的后山看到一株绽放着金黄色小花的迎春花枝挺立雪中。我惊喜地走过去，轻抚花枝，感动的潮水在胸中涌动——再大的雪也阻止不了春芽的萌动、春花的盛开。

雪停了。出门赏雪，空气异常清冽，禁不住打个寒战，却难掩雀跃的心情。信步往城外走，一户人家的院墙上映出翠竹的丽影，在白雪的衬托下，竹子的枝叶更显碧绿。

望着被白雪覆盖的田野，我想到在雪被之下安睡的麦苗，她们一定在做着春天的梦。当雪水渗进土壤，她们定会在第一时间醒来，舒展她们柔嫩的腰肢，将麦地变成一片跃动着勃勃生机的绿海。而那河边的杨柳丝绦上定然会爆出一个小小的芽苞，进而长出嫩黄的叶芽。那是春天睁开的眼，羞羞怯怯的，望向晴朗的天空。

沿河路上，风景更胜。落叶树枝干坚挺，横斜的树枝上白雪耀眼，黑白分明。广玉兰树、枇杷树、桂树等，因为有繁密的叶子在，远看像无数只白鸽飞落树冠。

了一块礁石，一团光，一个无声的念头。另几头海豹则懒得理睬。一头侧着身子躺着，一头将前鳍随意地搭在同伴的背上。像一对说着私房话的老夫妻。另一头四仰八叉地摊开，露出颜色浅一些的肚皮。随着呼吸，那肚皮极轻微地、一起一伏。这此起彼伏，是它们唯一的语言。它们用这语言告诉太阳，告诉海风，告诉眼前这一群屏息凝视的人：此刻，甚好。

一头小斑海豹在水里。水是绿的，像一块化不开的翡翠。那头小东西，就在这翡翠里游。它的身子那么小，那么滑，像一截会动的、棕黑色的缎带。它先是直直地朝我游过来，圆圆的脑袋，黑豆似的眼睛，几根硬邦邦

斑海豹的节日

□老申

的胡须向前伸着，透着股不管不顾的憨气。游到跟前，离我不过一丈远，却倏地一个转身，肚皮朝上，从我眼前悠悠地滑了过去。那一翻身，我似乎看见了它的笑，那种小孩子得了便宜之后憋不住的、得意扬扬的笑。

接着，它便开始撒欢了。它猛地扎下去，尾巴一摆，搅起一小团浑水。你以为它要藏起来了，它却又从另一个地方猛地钻出来，脑袋一甩，甩出一串亮晶晶的水珠，溅在平静的水面上，荡开一圈圈小小的涟漪。它追着那涟漪跑，用嘴巴去啄，用前鳍去扑。那几道水纹却总是先它一步，散开，淡去，没了。它也不恼，立起身子，愣愣地看一会儿水面，然后又一头扎下去，去寻找新的、看不见的玩伴了。

一个孩子趴在栏杆上，看得眼睛都直了。他母亲问他：“好看吗？”孩子不答话，只是拼命地点头。

那小海豹，就是这节日里的孩子。它在用整个身体庆祝着“动”的快乐。它的节日，

是水，是光，是追也追不上的涟漪。而那些礁石上的成年者，它们庆祝的，却是“静”。它们的节日，是阳光，是风，是无事事的午后。

它们真的有自己的节日：3月1日国际海豹日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远、很正式，像一份从远方寄来的、盖着红戳的文件。在那个日子里，人们会想起它们，会呼号些什么，会怜惜些什么。可那些热闹，那些声音，它们知道么？它们在乎么？

我想起书上说的，这个日子，是为了拯救。拯救它们远离杀戮，拯救它们远离油污的海，拯救它们远离碎裂的冰。这日子是人给它们立的，装在厚厚的决议文件里，印在花花绿绿的海报上。人们在这一天开会、演讲、

放纪录片，告诉所有的孩子：要爱护海豹。

可眼前这些海豹，它们过的，是个哑巴节。它们把所有的热闹，都沉到了身体的深处。

我忽然想起一个守海豹的老人。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，还是在哪个夜晚听人说的。一个老人，孤身守着北方一片结冰的海。冬天，海豹们会在冰面上产崽。小海豹的毛是雪白的，和冰一个颜色。老人每天都要去冰上走一走，数一数那些白色的小绒球。有时候，风暴会把冰打碎，把幼崽和母亲冲散。老人就驾着他的小舢板，在碎冰里找那些哀叫的小东西，把它们捞起来，裹在自己的老羊皮袄里，带回去，用小鱼和耐心喂它们，直到冰再次封冻，直到它们能自己游回海里去。人家问他，一个人守在那儿，不闷吗？老人想了很久，说：“看它们晒太阳，一看就是一晌（方言，意为下午）。它们不动，你也觉得心里头满满的。”话很短，像冰碴子，落在心里，却慢慢化开了。

他守着的那些海豹，怕是不知道世上有

个“国际海豹日”的。它们只知道，太阳出来了，冰还在，便是好日子。

眼前的景致，不就是那老人的话吗？它们不动，你也觉得心里头满满的。

这时，礁石上的一头老海豹动了。它缓缓地、笨拙地挪动了一下前鳍。那前鳍带着弯曲的趾甲，像一把用旧了的、包了浆的蒲扇。它只是换了个姿势，把脑袋从阴影里挪到阳光里，然后，又不动了。它闭着眼，脸上的褶皱随着呼吸微微颤动。它在想什么呢？或许什么也没想。它只是在“晒”，让光一点一点地渗进厚厚的皮下脂肪，渗进骨头缝里，直到把整个身子都晒透了、晒软了，晒得像一团即将融化的、有生命的油脂。

我们这些看客，也像是被晒着了。起初的兴奋，渐渐地淡了，话也少了，就这么靠着栏杆，呆呆地看。看水，看光，看那些一动不动的肉身子。时间像是被谁拧慢了发条，走得黏黏糊糊的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轮船的汽笛，闷闷的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

这个下午，过得快，也过得慢。快的是那头小海豹，一眨眼，它便游到了湾的那头，混进了另一群斑海豹里，再也分不清是谁。慢的是那几块礁石上的静物，光从它们的左边慢慢地挪到了右边，它们连动都没动一下。

太阳开始偏西了。阳光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，软软地铺在礁石上，铺在水面上。那些海豹的轮廓被镶上了一道柔和的红边。这个时刻，整个海豹湾静得像一幅着了色的宋画。那静，是有层次的。最底下是礁石的静，千百年来，它就在那儿。上面一点是海豹的静，它们用一呼一吸，给礁石的静添了活气。再上面是水的静，它不动声色地托着这一切。最上面是光的静，它把一切都柔和地笼罩起来，镀上温暖的旧色。

三十九头斑海豹，这个数字，又在我心里浮了起来。它们就在这里，在这片被人工圈起的海湾里，在这块刻着炮台旧事的山崖下，一日一日地，过着它们自己的日子。3月1日，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，外面的世界，正为它们举着怎样的旗帜，说着怎样的话。它们只知道，晴天，就是好日子。有太阳，就是节日。

在雪花里窥见春天的裙裾

□高英

从酷寒的冬月开始绽放花朵，能耐受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。到了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，她又悄然退隐。你看吧，在那细瘦的枝条上，在碧绿的叶子间，在飞舞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里，美人茶自顾自地开出桃红色的娇美花朵，以其明艳的色彩和卓然的风姿无言地宣示：自己决不屈服于冰雪的淫威。

远处的山峦白雪皑皑，全然不同于城中之景。被群山温柔围护的小城到底暖和些，马路上的雪几乎全化了，只有路边的花草上、树上、风景石上、沿河护栏以及少有人踩踏的空地上的雪还顽强地保持着高冷的姿态，俨然盛放的雪花，这里一朵，那里一团，又

一路走来

□林启东

一路走来
一路黄花
一路白云
记忆葬在山脚下
北方的红树林映红了晚霞
最后的美丽时光
清谈的理想
在群山中眺望
路，越走越宽
脚步，越走越狂
肉，越走越饥
给黄昏站岗
来来回回的花开与萧黄
前行的脚步
暗放着幽香
我是被春天
乘着微风迎接
黎明的太阳